

6月中旬，在斯德哥爾摩的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上，編者遇到北島，他說，每次收到《二十一世紀》，必先翻閱「三邊互動」。由於這欄是摘自讀者、作者、編者之間的往來書信，不是「做」出來的大塊文章，它們就以及時、簡明、潑辣、真誠的風格，受到注目。

本刊在第9期創設這一欄目時指出，我們在編這本綜合性學術文化刊物的同時，也在創造自己的「茶館文化」。希望有更多的讀者和作者，加入這個對話。

本期本欄很熱鬧，既有讀者對文章的反應，又有作者對讀者反應的「反應」，還有讀者對作者和本刊的批評。

——編者

## 值得注意的兩篇檢討「鄉土中國」的文章

在第16期，我很有興趣地注意到兩篇同時檢討「鄉土中國」的文章。大概是作者所處的語境不同，身在海外的甘陽更多地是從比較現代化的角度發掘鄉鎮企業在開創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中的獨特意義，而留在國內的何清漣則從農村宗法組織復興這一事實，敏感地注意到「鄉土中國」給現代化發展帶來的扭曲。暫且不論孰是孰非，這問題的重新提出，我認為是十分重要的。

中國現代化最深刻的問題不在城市，而在農村。本世紀20、30年代沿海城市一帶現代化發展頗具規模，但由此帶來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的社會經濟二元結構使得最後城市被農村顛覆，到二十一世紀歷史是否還會重演？鄉土中國是否會再度戰勝都市中國？欲提防這一潛在的危機，首先必須對鄉土中國的現實有足夠的實證和理論認識。比如鄉鎮企業這一沿海農村的現象在內地農村有多大的普遍效應，農村宗法組織的結構功能到90年代是否有新的變化等等都值得進一步、深入的實證研究。過於理想化或漫畫化的思辯推理是蒼白無力的。令人欣慰的是，近幾年大陸已有一批社會學、人類學的學者繼承30年代社會學家的傳統，深入農村就一些問題作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並產生了初步的學術成果。

許紀霖 上海  
93.4.25

除了「鄉土中國」問題外，大陸的報刊大戰，也值得關注。

——編者

## 當前報刊的「假大空」、「打砸搶」、「吃喝玩」

近一兩年來，大陸「報刊

大戰」(新聞改革談何容易，因此日報改不了改晚報，正刊改不了改「週末」、「星期刊」，要聞版改不了改副刊)，散文隨筆小品成為熱門，每不得不應付門市，於是便把街談巷議搬上專欄，亦有一快，因為這就是「輿論」——與夫之論、引車賣漿者流之論：這樣看，似又與香港海外華文報刊上大部分的「專欄」不盡相同。老報人馮某某概括當前報紙面貌：「要聞還是假大空，社會新聞打砸搶，副刊上是吃喝玩」。我認為單是吃喝玩，也擺脫了意識形態的夢魘。

讀者 北京  
93.4.29

## 大陸知識界的「偽後現代主義」

中國知識界目前面臨的困境還「只」是淺層次的，基本上仍屬物質上的生存困境與外部的人為禁忌。他們還有「破舊」的職能，還在為「不准批判」而苦惱，但中國知識界內在的精神空虛實際上超過東歐知識界，一旦由「破」轉「立」的時刻到來，他們恐怕會陷入遠比東歐更嚴重的精神危機。

與東歐相比，中國知識界的一個最大特點是存在着嚴重的「偽後現代主義」現象，即「後現代」的「瀟灑」表象下的前近代的頹廢。令人感到滑稽：中國現在標榜「非理性」的人往往具有最強烈的工具理性，反而是弘揚理性者具有強烈的人文關係；「後現代主義」者最熱烈地擁抱市場的「現代」之潮，而堅定地為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這些「現代」目標奮鬥者卻在物慾之海中表現出更為「後現代」的價值傾向。在東歐，把舊體制之弊視為現代化之罪惡並起來推倒「理性法庭」的索爾仁尼琴、哈維爾等人站在反對派的最前列並承受着舊體制的最大壓力，而在中國，砸爛「理性法庭」的卻是一批在體制鼓勵下踴躍「下海」的嬉皮士。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知識界的莫大悲劇！

秦暉 西安

93.5

## 宜深化「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內在緊張」的討論

《二十一世紀》第15、16期「百年中國」欄目，連續推出民族主義研討兩輯專輯，實在給人一種洋洋乎大觀之感，可以說是繼20年代國家主義論戰之後討論民族主義的又一次高潮，讀後收穫不少。但同時我覺得有的問題尚宜深入和加強。如「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內在緊張」，專輯中唯有章清的〈自由主義與「反帝」意識的內在緊張〉一文，最扣此題。但他的角度和考察，

不盡人意。他強調的是自由主義的開放性格同反帝意識之下保守主義或排外主義的內在緊張，這無疑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同民族主義內在緊張的一個層面。但另一個更重要的層面則是追求個人自由權利本身與建立現代統一民族國家之間的內在緊張。不管是思想家還是政治家，在此都陷入了困境。

嚴復和梁啟超代表了強調個人自由而不忘國家自由獨立並在二者之間搖擺不定的方向。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自始至終都是一個把國家看得高於個人的民族主義者，個人自由只是他們思想中的點綴，且大存戒心。胡適是一個把個人自由看得最重的自由主義者，但他卻忌諱講民族主義。在〈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一文中，胡適區分了民族主義的三個方面：「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後又最難的是努力建立一個民族的國家。」這個區分極好，可惜他沒有展開討論。

同時，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在理論上都有不純正的問題。即，既有英美法先進國的純正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因素，又有德日俄的後進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特質。前者的方向是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並進，而後者則是用民族主義統屬或吃掉自由主義。但在政治上，則完全是德日俄的操作方式。因此，建構中國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新理論，化解二者之間的緊張，並在政治上步入運作狀態，自然就是中國現代化最重要的指標之一。

王中江 鄭州

93.5.22

## 難道只有哲學家才能研究這個問題？

貴刊第14期「三邊互動」欄中兩位讀者對拙文的批評，年初藍棟之先生就在電話裏告訴我了。「上海讀者」的意見就其本身而言，很有道理，我也那麼認為，所以在談及叛國是二十世紀普遍的文化現象時，特意給「叛國」二字加了引號，並且在後文中用「怨國情結」一詞。而且，我從未給胡適、郁達夫、白樺扣甚麼「賣國主義」的帽子，而僅僅是用「怨國情結」的普遍存在來說明周作人「附逆」的複雜性。這裏有一個簡單的邏輯問題：強調兩種事物在某一方面的一致性，並不等於把這兩種事物完全等同。說北京和香港都是現代化的大都市，並不等於說北京就是香港，說老虎和熊貓都是動物，並不等於說老虎就是熊貓。也許是我的表達不夠清晰，也許是這位上海讀者誤解了我的觀點，所以才會有那樣的批評。

「北京讀者」的批評讓人費解。拙文明明是批評錢理群僅僅把「附逆」看作倫理問題，這位讀者卻說我是「完全借助了錢理群的分析」；拙文談的明明是歷史問題、文化問題和道德問題，這位讀者卻說我「張口閉口反封建」，實在莫名其妙。至於所謂「應該由哲學家來發言」，已經蠻橫得不講道理，好像只有哲學家才能研究這個問題。我不知道這位讀者是不是哲學家，如果是，他為甚麼不作正面發言？實際上哲學無處不在，誰都不妨做一回

哲學家，並不像這位讀者想像的那樣高深。這些解釋如果能在「三邊互動」欄刊出，我將非常感謝。

「三邊互動」這個欄目辦得很好（「批評與回應」欄更好），它對作者、編者是個很大的制約——必須認真寫、認真編。而且，它是作者、編者與讀者對話的窗口。

董炳月 上海  
93.6.28

## 李澤厚的學術見解，不可能被突然忘掉

讀到《二十一世紀》今年六月號「三邊互動」欄中，某上海讀者寫了〈北京大學生只知道瑪多娜不知薩特何許人〉云云一段話，頗有感慨。文中提到京城大學生素質日低和學術界已不再「炒熱」某類問題，均屬實情。不過，還有些方面我想做些補充。

學術界不再願人為地「炒熱」甚麼，並不意味着從此就不再有了「熱點」。但「熱點」本應為各人心智不期然而然地共同關切的，故有些問題雖不再在學術圈之外造成「轟動效應」，卻仍是同人們經常切磋的焦點。如「市民社會」、「東亞模式」之類的課題，均屬此列。

另外，據我所知，若說「大陸學術界近年來對李澤厚已經很淡漠了」，恐有誤會。事實上，正因為大批「遵命文章」已把他炒得太熱了，反使學界中人對此不便置喙。但這決不是說人們對他已不再關

切。前些時，《文匯讀書周報》發表了李澤厚給我的幾封信，收到的反響就很多。李澤厚在學術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是不可能被突然忘掉的，除非我們不再想越過他向前走。比如我本人在埋頭國故時，就總是要時時回想他的得與失。

至於《二十一世紀》四月號上的兩篇議論李澤厚的文章，也並非沒有朋友勸我回應。但我看了以後卻覺得它們太淺，以回應的形式很難進入學理層面的討論。

其實，人總是要老化的，而學術事業常新。所以如果李澤厚真的是在正常的學術進展中落伍了，那倒也並不值得為之太過驚訝。只是，根據我對他個人狀態和國內學術界現狀的了解，那一天還不應來得這樣快。所以我在此還想再抄一遍已經發表過的對他的催促——「要知道，無論出於甚麼緣由，李師若不能盡快進入另一峰寫作高潮，那麼終有一天，整個學界都會為他白白失去的時光而嘆惋的。」

劉東 北京  
93.6.18

## 不要利用《二十一世紀》，作市儈式的自我吹捧

讀了梁天明之〈評中國先鋒電影理論〉（總16期），感到十分吃驚。梁先生在大陸搞電影理論，著述很多，但從未有創見性的東西，有人甚至有「未入門」之譏評。這也許不算甚麼，但這篇文章中，梁先生對每一個理論運動都列自己名字入內，使這篇文章完全成了借文攀附的東西。更讓人驚奇的

是，他對一些理論運動的評價完全是錯的，讓我們這些發起和推動這些運動的人啼笑皆非。其中一些常識性錯誤，如頁114的「三重分節」，則更讓我們為這位以大陸學人身分評點電影理論的人「臉紅一陣子」。種種錯得可怕的地方，不勝枚舉。梁先生像一個私造「先賢祠」的人，他造好一座小廟，便未經別人認可，先擺進去了自己。

梁文中多次提到拙名，應該說我亦應感他「不忘」之情。但我實在深愛《二十一世紀》，在此文化日益沙漠化之時，對它的珍愛尤其更深。因此，我實在忍受不了有人拿《二十一世紀》幹這類市儈勾當。而它影響又大，若流佈開，則許多謬識傳播，為害大焉。

此信是作為一個讀者對《二十一世紀》的回應，如發表亦無不便。我與梁先生並不認識，也無個人恩怨，只是不忍看《二十一世紀》刊登此類文章。

馬軍驥 北京  
93.4.27

## 我們的錯誤和道歉……

第14期頁70下圖版權說明應為：Figure from *Fundamentals of Chemistry*, Fourth Edition by Frank Brescia, John Arents, Herbert Meislich, and Amos Turk, copyright © 1980 by Saunders College Press,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謹此更正，並向版權持有者致歉。